

ORIENTAL STUDIES TRIPOS Part I

Chinese Studies

---

Monday 1 June 2009      13.30 – 16.30

---

**C.3    MODERN CHINESE TEXTS, 1**

*Candidates should answer **all** questions.  
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s into **English**.  
All questions carry **equal** weight.*

*Copies of the **Xiandai Hanyu Cidian** will be provided.*

*Write your number **not** your name on the cover sheet of **each** Answer Book.*

**STATIONERY REQUIREMENTS**

*20 Page Answer Book x 1  
Rough Work Pad*

**SPECIAL REQUIREMENTS**

*Copies of the **Xiandai Hanyu Cidian** will be provided.*

**You may not start to read the questions  
printed on the subsequent pages of this  
ques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hat you may  
do so by the Invigilator.**

## 1.

## UNSEEN

故乡的风筝时节，是春二月，倘听到沙沙的风轮<sup>[2]</sup>声，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。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，没有风轮，又放得很低，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。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，早的山桃也多吐蕾，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，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。我现在在那里呢？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，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，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。

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，不但不爱，并且嫌恶他，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。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，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，多病，瘦得不堪，然而最喜欢风筝，自己买不起，我又不许放，他只得张着小嘴，呆看着空中出神，有时至于小半日。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，他惊呼；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，他高兴得跳跃。他的这些，在我看来都是笑柄，可鄙的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，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，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。我恍然大悟似的，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，推开门，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。他向着大方凳，坐在小凳上；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，失了色瑟缩着。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，还没有糊上纸，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，正用红纸条装饰着，将要完工了。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，又很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，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。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，又将风轮掷在地下，踏扁了。

## 2.

## UNSEEN

下一天，他如約去了妹頭的家。他無數次地走過這個弄口，這個弄口處在這條街的最重要的路段上。食品店，油條鋪，文具店，書店，還有阿五頭家的公寓弄堂，都在它的附近。可是他這是第一次走進去，心裏竟有著幾分悸動。每一條弄堂都有著自己的生活習性，有著不同的氣味，並且包裹得很嚴。就好像古代的部落，有著一種封閉自守的性質。走在妹頭家的弄堂裏，他覺得妹頭也變得不可思議了。他的大頭在熱辣辣的太陽底下，濕濕地流著汗。他們這些男生女生都沒有午睡的習慣，也不怕熱，在別人午睡的時候，他們串著門。弄堂裏很清靜，人們都躲在家裏，太陽把石板地曬得白森森的。妹頭家內陽台的窗戶上垂掛了竹簾子，竹簾的縫隙裏，透著耀眼的亮光，顯得房間就有些暗，但卻令人心安。妹頭穿了一件無袖的方領衫，和一條花布裙子，裙子稍短，露出了渾圓的膝頭。上下兩種花色不一樣，一種是綠花，一種是桔色的花，顯見得是不經意的家中的穿戴，卻很意外地相配。妹頭鄭重也做得主地煮了一鍋綠豆湯，早起就煮好涼在那裏，現在還微溫著，他喝了一碗，豆大的汗珠都出來了。她就絞了把毛巾給他，上面有著香皂和百雀靈香脂的氣味，不是像阿五頭和他那樣的濃厚的人氣，還有餿氣。經這一會開場式的忙碌，終於把他安頓下來，兩人的尷尬也好了些，漸漸地適應了新的處境。

WANG ANYI, "Meitou," *Meitou*, (Taipei: Maitian, 2001), pp. 76-77.

(TURN OVER)

## 3.

## UNSEEN

回頭想想看，「五四」要打倒傳統、要打倒孔家店這套東西，已經好多人討論過了，據許多學者的看法，都說從鴉片戰爭以來，中華民族內憂外患，喪權辱國，知識分子爲了救亡圖存，認爲非打倒傳統的中國文化不可。但現在一個世紀過去了，我們恐怕可以得出一些結論：這些路，走了一個世紀，是不是走錯了？走了這麼久！我們可以向其他的國家借鏡，像法國人，二十世紀他們給德國人打得灰頭土臉的，軍事上敗得一塌糊塗，但法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那麼有信心，他們一點都不捨得拋掉自己的文化，巴黎城裡的歷史建築，是受保護的，一碰都不可以碰，絕對不能拆掉，新的建築都被趕到城外去；法國的科技科學也非常進步，他們把現代跟傳統結合起來，不需要像我們把北京城門拆掉了，就好像進步了。我在巴黎參觀博物館，那都是以前的宮殿，那些法國人解釋給我們聽：法國大革命（一七八九）的時候，貴族都上了斷頭台，被砍掉頭，暴民把那些宮殿裡的家具囉、畫囉統統搶掉，法國人又一個桌子、一個椅子檢回來。一個十八世紀的椅子有什麼稀奇？但那個法國人講起來猶有餘痛，好像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毀滅和破壞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。他們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，費盡心血，這麼珍惜，這麼驕傲，並且又能夠創新，我的確很佩服他們這種精神。

BAI XIANYONG, "Shijimo de wenhua guancha," *Shu you ruci* (Taipei: Lianhe wenxue, 2004), pp. 176-177.

END OF PAPER